

## 卷第四百四十六 畜獸十三

猿下

楚江漁者 王仁裕 獼猴 翟昭 徐寂之 張寓言 薛放曾祖

楊於度 獼猴

猩猩

好酒 能言 焦封 猓然 猓猩猩

好酒

猩猩好酒與屐。人欲取者，置二物以誘之。猩猩始見，必大詈云：「誘我也。」乃絕走而去之。去而復至。稍稍相勸，頃盡醉。其足皆絆。或圖而贊之曰：「爾形唯猿，爾面唯人。言不忝面，智不逾身。淮陰佐漢，李斯相秦。曷若箕山，高臥養真。」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能言

安南武平縣封溪中，有猩猩焉。如美人，解人語，知往事。以嗜酒故，以屐得之。檻百數同牢。欲食之，眾自推肥者相送，流涕而別。時餉封溪令，以帕蓋之。令問何物，猩猩乃籠中語曰：「唯有僕並酒一壺耳。」令笑而愛之，養畜，能傳送言語，人不如（「如」原作「知」，據《朝野僉載》改）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焦封

前瀋儀令焦封罷任後喪妻。開元初，客游於蜀。朝夕與蜀中富人飲博。忽一日侵夜，獨乘騎歸。逢一青衣，如舊相識。馬前傳語邀封。封方酒酣，遂笑而從之，心亦疑是誤相邀。俄至一甲第，屋宇崢嶸。既堅請入。封乃下馬入之。須臾，有十餘婢僕至，並衣以囉綺，飾之珠翠，皆美麗其容質。此女僕齊稱夫人欲披揖。封驚疑未已，有花燭兩行前引，見大扇擁蔽一女子，年約十七八，殊常儀貌。遂令開扇，引封前，拜揖於堂而坐。前後設瓊漿玉饌，奏以女樂。乃勸金樽於封。夫人索紅箋，寫詩一首以贈。詩曰：「妾失鴛鴦伴，君方萍梗游。小年歡醉後，只恐苦相留。」封捧詩披閱，沉吟良久，方飲盡，遂復酌金樽，仍酬以一絕。詩曰：「心常名宦外，終不恥狂游。誤入桃源裡，仙家爭肯留。」夫人覽詩，笑而言曰：「誰教他誤入來？要不留，亦不得也。」封亦笑而答曰：「卻恐不留，誰怕留千年萬年。」夫人甚喜動顏色，乃徐起，佯醉歸帳，命封伸伉儷之情。至曙，復開綺席，歌樂嘹亮，又與封共醉。仍謂之曰：「妾是都督府孫長史女。少適王茂。王茂客長安死，妾今寡居。幸見托於君子，無以妾自媒為過。當念卓王孫家，文君慕相如，曾若此也。」封復聞是語，轉深眷戀，不出經用餘，忽自獨行而語曰：「我本讀詩書，為名宦。今日名與宦俱未稱心，而沉迷於酒色，月餘不出，非丈夫也。」侍婢聞者，告於夫人。夫人謂封曰：「妾是簪纓家女，君是宦途中人。與君匹偶，亦不相虧耳！至於卻欲以名宦榮身，足得詣金闕謁明主也，妾爭敢固留君身，抑君顯達乎？何傷歎若是。」封曰：「幸夫人念我，無使我虛老蜀城。」夫人遂以金寶送封入關。及臨岐泣別。仍贈玉環一枚。謂封曰：「可珍重藏之，我阿母與我幼時所弄之物也。」復吟詩一首以送。詩曰：「鵲橋織女會，也是不多時。今日送君處，羞言連理枝。」封覽詩，受玉環，愴情尤甚，不覺沾灑。留詩別曰：「但保同心結，無勞織錦詩。蘇秦求富貴，自有一回時。」夫人見詩，悲哽良久。復勸金爵而別。封雖已發志，回京洛為名宦，亦常悵悵，別是佳麗。方登閣道，見嶮巖，深所鬱鬱。忽回顧，遙見夫人奔逐，遂驚異以伺之。遽至封前，悲泣不已。謂封曰：「我不忍與君離，因潛奔趕君。不謂今日復睹君之容，幸挈我之京輦。」封疑訝，復且喜，遂相攜達前旅次。至昏黑，有十餘猩猩來。其妻奔出見之，喜躍倍常。乃顧謂封曰：「君亦不顧我東去，我今幸女伴相召歸山。願自保愛。」言訖，化為一猩猩，與同伴相逐而走，不知所之。（出《瀟湘錄》）

猓然

劍南人之彩猓然者，得一猓然，其數十猓然可得。何哉？猓然有傷其類者，聚族悲啼，雖殺之不去。此禽獸之狀而人心也。樂羊、張仁願、史牟，則人之狀而禽獸心也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猓

猓者猿獠之屬，其雄毫長一尺、尺五者，常自愛護之，如人披錦繡之服也。極嘉者毛如金色，今之大官為暖座者是也。生於深山中，群隊動成千萬。雄而小者，謂之猓奴。獵師採取者，多以桑弧楛矢射之。其雄而有毫者，聞人犬之聲，則舍群而竄。拋一樹枝，接一樹枝，去之如飛。或於繁柯穠葉之內藏隱之。身自知茸好，獵者必取之。其雌與奴，則緩緩旋食而傳其樹，殊不揮霍。知人不取之，則有攜一子至一子者甚多。其雄有中箭者，則拔其矢嗅之，覺有藥氣，則折而擲之。嘔眉愁沮，攀枝蹲於樹巔。於時藥作抽掣，手足俱散。臨墮而卻攬其枝，攬是者數十度。前後嘔噦，呻吟之聲，與人無別。每口中涎出，則悶絕手散。墮在半樹，接得一細枝稍，懸身移時，力所不濟，乃墮於地。則人犬齊到，斷其命焉。獵人求嘉者不獲，則便射其雌，雌若中箭，則解摘其子，活去復來，抱其母身，去離不獲，乃母子俱斃。若使仁人觀之，則不忍寢其皮，食其肉。若無憫惻之心者，其肝是鐵石，其人為禽獸。昔鄧芝射猿，其子拔其矢，以木葉塞瘡。芝曰：「吾違物性，必將死焉。」於是擲弓矢於水中。山民無識，安知鄧芝之為心乎？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